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體歡愉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王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鼓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

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
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
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
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
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
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
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
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
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蓋不容泄於金石疑
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
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以諸侯之國亦各有
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鄉飲必使工歌以達其
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
沉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昜子昂李杜
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
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
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咏春婁兮
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
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
其和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
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葉而寫之然太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王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摠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元均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

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幸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

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苟得禄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少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

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性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廼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崇文總目叙釋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

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與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剔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縕則具存焉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

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子亡其辭典東晉梅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内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氏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蒼諸儒共爲補綴得百

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黃鍾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已來樂之沿革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已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

今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荅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之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者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忘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已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後世猶或訛失故小學不可闕焉

昔孔子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蓋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

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已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冊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月取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悦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云

右皇朝王溥等修

實録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録而賈緯作補録十或得其一二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不可泯矣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各記其説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録以成書則諸家之説可不備存乎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王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乎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擊纍纍貢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以前僭竊邦國雖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於禍敗故録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乎

右不著撰人名氏載兩省而下諸司吏人次補

選格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周之六官備矣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存乎舉職事代天工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于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之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右詔褒荅藏之秘府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録者皆附於史官云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以本乎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象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眞僞必有所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性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方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兼并爭吞削奪秦漢已來邦國郡縣廢興沿亂割裂分屬變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諜可以驗焉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薄厚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第以帝系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

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公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狃細苛持深刻不可不察也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源流等威使上下之人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之所行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輒以墨子述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疎故辭而闢之然其強本節用之說有足取焉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使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廣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道不可廢焉

農家者流衣食之大原也四民之業其大曰農稷播百穀勤勤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論耕桑之勤漢興勑農勉人爲之著令令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

可廢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狙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卒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招撫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由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四種又雜以十篇刑政之說存諸篇章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者老所傳遺言逸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宏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楊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言或破碎本之歷世諸子傳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說扶而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至或不

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云

集古録跋尾十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繫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没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方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奭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奭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絶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觀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

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眞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録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幷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

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録録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盖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絶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

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何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以此知君子宜愼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

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碑銘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于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與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　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

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追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太宗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

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憎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

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白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 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冤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

知臣何以至此　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眞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曰者上書言宮禁事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召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召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
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
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
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
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
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眞宗廟
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
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
蒸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
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
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録其可紀者輒聲
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眞
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褒兵革問其卿士百
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
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　不事君胡能必

信孰不爲相其惟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晏元獻公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

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葬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塘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大夫人妣吳氏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眞宗召見既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恣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喪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

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
密凡所對必以其黨進示不洩其後悉闕　真宗閤中
遺書得公所進葉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
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
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
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
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
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
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
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
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
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
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
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
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
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

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脩土訓及　眞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

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相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　眞宗惟多名臣以鎭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子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寫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碑銘

范文正公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

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
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
祖蘇州糧料院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
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
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
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
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
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以具公
上疏爲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
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
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
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
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
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
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
以公知開封府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

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
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
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
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
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
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
成敗之說其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
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
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
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塹營田復承平永
平廢寨孰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
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
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
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
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
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
其地處使徙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
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

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卽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黜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孰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

初用於是二公讎怨紛紛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平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

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
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
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
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
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
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
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聞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
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
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歎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
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俛臣夏人在庭其事方議帝
趨公來以就于治公拜稽首茲爲艱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余襄公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襄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閩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襄卿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襄有詔卿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公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乂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旁諫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

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武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龔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

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
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
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
臣黄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
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
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
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
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
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婁林氏封
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
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大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
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
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
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
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鄣勤
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
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
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
世匪止韶人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墓銘

杜正獻公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楊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
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
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
於是時公在永與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
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
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蓊秣宿食來往
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
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
千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
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
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擬
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
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
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
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
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
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
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
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賕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
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罷弊亟

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
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
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
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
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
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
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遼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
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
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羌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

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
矣不可妄出兵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
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
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
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
悉與兄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鄉人急難至其
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
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
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
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

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員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蔡君謨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二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

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

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
皆折節下之閭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
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敎民游手無賴子
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
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
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
毒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敎以醫藥
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敎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警
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請州請爲公立

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請則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
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
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
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刻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
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　仁宗崩　英
宗即帝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
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
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

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歲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閭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毋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毋子鬚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閭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毋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所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二女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郎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毋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

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
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
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闕間歸
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
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墓銘

尹師魯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
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
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
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
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
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敗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潁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

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
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
三喪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
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
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
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
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
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稱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illegible]其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惜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正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麗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

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
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
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
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
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
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
爾豈恤小子輩哉

蘇明允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
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賢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
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恢然想見其人既見而
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
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
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
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

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涌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歛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墓表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

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毋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濵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

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周堯卿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盖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

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尭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贍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閩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詡曰諷曰諤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吳郡周[illegible]
校勘粹[illegible]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斗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

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剥裂穿鑿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

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復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勠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

陳亮書